

珠洲剧场博物馆“光之方舟”

这是一处运用艺术手法让来访者沉浸于珠洲历史与市民生活之中的民俗博物馆，它复苏了一座城市的记忆。位于能登半岛最顶端的珠洲，曾经是一个繁荣的贸易和渔业港口，不过进出珠洲的火车已于 2005 年停运。尽管农业和渔业仍然是此地的支柱产业，但年轻人都陆续离乡去了大城市，目前本地一半以上的人口皆年逾六十。

许多年岁已高的居民独自住在带有仓库的大宅内，仓库里堆满了可能几代人都未曾触碰过的传统民具、家具和随身用品。很少有年轻人会想要祖父母的老家具和物品，等到主人搬走或是离世，这些东西大多将被当作废品丢弃，而关于它们的典故也将逐渐消失。

为留住本地区这些无价的民俗用品，传承珠洲老市民的故事，当地在 2021 年举办的“第二届奥能登国际艺术节”期间建造了这座博物馆。志愿者收集来居民不要的旧物，并对主人进行了采访。

当地邀请了 8 位艺术家来对这些不起眼的旧物和它们背后的故事进行再创作，通过装置和影像向未来的观众讲述珠洲的历史。许多物品都来自 17 世纪至 19 世纪初期，从朱漆餐具到清酒桶、渔网、珠洲烧陶器、锅、织布机，可谓五花八门，其中甚至还有 20 世纪 60 年代的电视机。

博物馆位于一所已关闭的小学体育馆内，这一选址也体现出人口流失给当地带来的影响。馆内根据民俗、人类学和历史三个不同主题划分了若干区域，来访者可以随意漫步其中，甚至还能零距离观赏部分展品。例如在欣赏《漂流物》这样的装置艺术作品时，当人

们穿过摆满朱漆餐具的高大架子，就宛如置身在珠洲的历史长河里。

大川友希《相会的森林》

艺术家大川友希(1987-)用色彩缤纷的边角布料镶贴缠裹废弃的切子灯笼花车，希望借此吸引人们到来，分享思想和经历，再现珠洲庆典的热烈气氛。她用二手服装编织的打结长绳，就像在人去楼空的旧房子上爬满的藤蔓和树叶，营造出一片记忆的森林。

OBI《漂流物》

OBI 是一个跨越美术、建筑、影像各界的艺术团体。他们收集了数百件用于家宴的成套朱漆餐具。这些都是待客用的餐具，尤其会用于节日期间，届时朋友、亲戚、邻居们都会互相登门做客。当参观者置身于朱漆餐具高高堆起的架子间，可以强烈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和对传统的重视。

久野彩子《静静伫立》

金工艺术家久野彩子(1983-)创作的金属雕塑错综复杂，能将参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小细节上。她收集了木梯、耙子和锄头等旧农具，并将金属制作的微型房屋和城市景观嵌入农具的缺口和裂缝当中。她将这些被废弃的农具作为“借景”，在影视聚光灯的照射下，这些旧农具被赋予了全新角色。

竹中美幸《窥视与眺望》

这件装置作品利用半透明材料和光影效果创作，灵感来自一本在珠洲的仓库里找到的日记。艺术家竹中美幸(1976-)将废旧的日常生活用品聚集在一间充满阳光的半透明小屋周围，以此描摹出日记里的记忆。小屋中悬挂的书页和道具，巧妙地传达了日记作者的想法，却没有透露细节。

南条嘉毅《余光之海》

博物馆中最大的一件作品是一个沙坑，里面散落着老渔船的残骸、钢琴和曾经用来漂浮渔网的玻璃浮球。艺术家南条嘉毅(1977-)选用从本地古地层中发掘的沙土，从珠洲历史和渔业传统的角度再现了珠洲的环境。沙面上投映着水波和在仓库里发现的手写笔记。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即使时代和环境改变，回忆也会留存这一理念。

桥本雅也《母音与海鸣》

艺术家桥本雅也(1978-)主要从事黏土创作。珠洲曾是陶器与陶瓦的主要产地，他充分利用这段历史，把从瓦厂的遗址上收集来的工具用于创作，以体现文化史与自然界的关联。沿走廊置于地面的黏土作品，引导参观者从博物馆昏暗的内部走向采光充足的明亮空间。

这些手工或用工具制作的黏土艺术品，好似被冲上海滩的卵石和鲸骨碎片，给人带来既熟悉又亲切的感觉。

bacilli／旧世界土协会《土的故事》

这个由日本和新加坡艺术家组成的团队致力于创作多媒体作品。“迎送田神”是奥能登地区农家在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信仰之一，于 2009 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家们对这一传统进行了研究。每年冬天，乡村人家都要举行迎接田神仪式，感谢田神并迎接田神农闲时来家中休息。而春天，又有祈求丰收，恭送田神归田的仪式。每家习俗略有差异，而且极少相互交流。为了延承这一传统，近年来也对外公开部分仪式。艺术家们通过寻访当地人，倾听他们迎送田神的实际体验，创作了由仪式物品和图像组成的艺术装置。

三宅砂织《消失的阴影 59-1》《海景（珠洲）》《无题》

昏暗的小房间里，船只残骸、照片、影像和投影共同呈现了往日珠洲与海洋相关的章节片段。这里还投影了艺术家三宅砂织(1975-)拍摄的盐晶的照片。海洋无疑是珠洲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而无论是辽阔的海景还是细小的盐晶，都能让参观者领略到它的魅力。这艘船可能毁于海难，也可能只是被遗忘在了漫长的历史中。